

影响力
文学经典品读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ZHONGGUO ZUIJIA DUANPIAN
XIAO SHUO

王明贺 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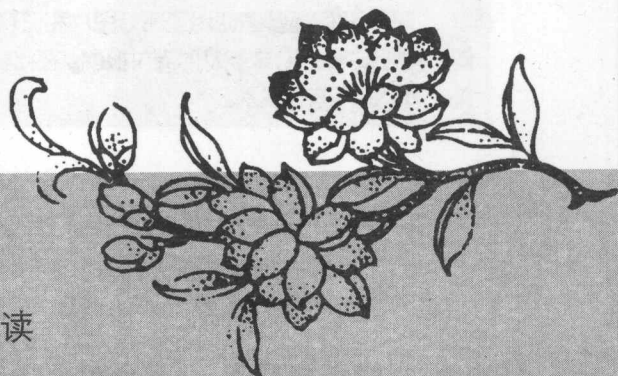


Yingxiangli

Wangminghe Wenxue Jingdian Pindu
Wangminghe Wenxue Jingdian Pindu
Wangminghe Wenxue Jingdian Pindu
Wangminghe Wenxue Jingdian Pindu
Wangminghe Wenxue Jingdian Pindu
Wangminghe Wenxue Jingdian Pindu
Wangminghe Wenxue Jingdian Pindu
Wangminghe Wenxue Jingdian Pind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力·文学经典品读



中国最佳 短篇小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片资料,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

同时,我们还参考使用了部分图片和资料,但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同所有者取得联系,未能及时支付报酬。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并请有关人员及时与本社联系。

影响力·文学经典品读——《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主 编 郑春兴

责任编辑 马东原

封面设计 陈 波

版式设计 顾 静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河北三河市腾飞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书 号 ISBN 7-204-08760-7/I·1795

定 价 684.80元(全16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短篇小说作为人们喜闻乐道的一种文学形式,向来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它在伴着人类文明脚步前进的同时,不断滋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给人们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也给予了人们许多智慧启迪。追溯短篇小说形成的历史,可谓年代久远,源远流长。据传说,上古先民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讲述许多有关渔樵耕读及生活中的奇闻传说。生产、生活中所经历和所经目睹、或所想象的各类事件,那些能够激发人们想象、兴趣的,或高兴、或恐惧、或悲伤、或抑郁,这一切都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彼此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或剪裁、或不经意间加以润色,添补一些能引发听者兴趣的情节。人们逐渐发现,这类故事的存在,不但可以丰富自身的经验,增长知识,成为自我生活的延伸,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一种常有愉悦性的精神寄托。于是,人们对之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有意识地编织一些引人入胜及引人共鸣的情节,从而使故事更趋向于精彩。这样,就逐渐从单调叙述的经验历史中析离出来,向虚构的方向过渡。最后,将这些演绎而成的故事定型为短篇小说。由此定型下来的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一个框形结构,因其篇幅短小,故此要求编写者须在短时期内完成,在叙述上也必须扼要生动。

时至今日,尽管世事人道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短篇小说的内部因素依然未有明显变化,在这一点起,它恰好与后来兴起的长篇小说的繁复及铺张形成鲜明对比。那么,这种短小的叙事文体,如何在这有限

制的微小框架中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叙事任务,对于每个创作者来说都是一场浓缩智慧的考验。搞短篇小说创作,它不但要求作者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驾驭调语言的良好感觉,而且更需要作者有娴熟的结构能力,善于使用各种多种多样化的叙事技巧,宏观调控好整个故事的各个情节,把故事的空间、发展顺序、事件和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它需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既不能偏离主题,也不能浅尝辄止,而是要围绕主题逐层展开,并掌握好恰当的时机,在事件的高潮或适当的紧张度上做一个漂亮洒脱的结局,为读者留下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

有资深学者认为,对小说家而言,存在着三种可能性:其一就是他叙述一个故事;其二是他描述一个故事;其三是他思考一个故事。翻开小说长卷,我们可以发现,“叙述”和“描述”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小说作品中比较常见;而“思考”则常出现于二十世纪的小说作品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思考”成了时代的标志,可一位作家都没有摒弃“思考”的原则,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尚未发现有一个时代曾经达到当今作家所达到的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本书为使读者概览百年中国短篇小说的精华,透析短篇小说发展的轨迹,编者经过长时间的精挑细选,选入了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作家及各种题材优秀作品,对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品优中选优,其中有许多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都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可读性强,影响力大;入选作品其涵盖面广,涉及到各个历史重要的时期,读者完全可以从看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短篇小说发展的概貌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目录]

■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7
■ 晌午 [秦兆阳]	26
■ “粮秣主任” [丁 玲]	32
■ 不能走那条路 [李 准]	45
■ 小巷深处 [陆文夫]	58
■ 明镜台 [耿龙祥]	73
■ 雨 [艾 芜]	77
■ 央金 [刘 克]	85
■ 七根火柴 [王愿坚]	93
■ 百合花 [茹志鹃]	97
■ “锻炼锻炼” [赵树理]	107
■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	128
■ 新结识的伙伴 [王汶石]	136
■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150
■ 新生 [林斤澜]	166
■ 在软席卧车里 [欧阳山]	176
■ 葛梅 [管 桦]	188
■ 赖大嫂 [西 戎]	198
■ 家庭问题 [胡万春]	213

■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 弦]	231
■ 陈奂生上城 [高晓生]	250
■ 空巢 [冰 心]	262
■ 受戒 [汪曾祺]	271
■ 山月不知心里事 [周克芹]	290
■ 蛾眉 [刘绍棠]	305
■ 湖畔儿语 [王统照]	319
■ 绣枕 [凌叔华]	327
■ 疯妇 [许钦文]	331
■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	337
■ 西风吹到了枕边 [陈翔鹤]	350
■ 隔绝 [冯沅君]	358
■ 菱荡 [废 名]	368
■ 水葬 [蹇先艾]	373
■ 爱的十字架 [巴金]	379
■ 萧萧 [沈从文]	389
■ 华威先生 [张天翼]	404
■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刘呐鸥]	412
■ 春阳 [施蛰存]	419
■ 鸠绿媚 [叶灵凤]	428
■ 爱神之模型 [包天笑]	438
■ 芦中人 [顾明道]	444
■ 示众 [鲁 迅]	448
■ 晨 [叶圣陶]	453
■ 原乡人 [钟理和]	465

■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一、“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我着急得不知道怎么着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上山割柴禾，可是天气太短了！一下工，天很快就黑了！所以一直割了半个多月，才割了不少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千块边币，称了两斤羊毛，问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这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会打，打得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昏时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地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朦胧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画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的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整

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但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你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二、“……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地变了！”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血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





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岁，瘦得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跷了个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地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豹子”，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哪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本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又有了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地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拣起来，卷着抽。”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唰”地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有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一切的规劝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弄得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



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像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间，连日天雨，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了！每天报来，她就抢着去看。我发现，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举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她一面读着，不断地发出惊叹：“呵呵！怎么得了呀！才翻了身的农民，还没缓过气来，地又叫淹了！呵呵……”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她看着报，就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着好啊！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哎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哎？说呀！你说呀！”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出口说了句俏皮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操心也枉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捅到我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我说：“反正不是你家！”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我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当当当’的好成份！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她把桌子一拍：“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就再也不理我了，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够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激凌”……我很高

兴，我把钱放在枕头心里，不让她知道。

第二天，我正准备取钱上街，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心里真着急。我只好问她：“我的钱呢？”她说：“什么？钱哪里来的钱？你交给谁啦？”我继续找，直找得头上冒烟！她却“噗嗤”一声笑了！我知道准是她拿了，于是我就很正经地说：“这钱不是我的！”“得了！你别糊弄我没文化了！稿费单上还有你的名字呢！”“是，是，我这钱，我有用处！我要去买一套‘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比什么也重要！”“谁还知不道谁哩！加强你的‘冰鸡宁’、‘烟斗牌’烟去吧！”我一看不对头，只好恳求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却说：“我早给家寄走了！”我不免吃了一惊：“真的？”她说：“糊弄鬼！”

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钱是我的！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了！”哪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没花过我的钱？嗯？你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我说：“不稀罕！反正你得检讨检讨，你这样做对不对？”她说：“对！家里闹水灾，不该救济救济么？”我说：“你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会，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她却真的火了：“反正比浪费强！今儿格黑价（今天晚上）你就不准盖我的被子！”我说：“好好好！”我一扭头就走了……

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的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了。

我正下场，忽然发现：她抱着孩子来了！一看她的神色，知道糟了！她气冲冲地直蹿到我的面前，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



我说：“跳完这一场我就回去！”她二话没说，把孩子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撂，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见他妈，就“哇哇”地号啕起来，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发出一种奇怪的音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红着脸，抱起孩子，回到卧室里去。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原来她在给我写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地变了……”她发觉我来，马上又把纸撕了！

孩子见了妈，挂着两行眼泪，笑着，跳着，“哇！哇！”地叫，向她扑去，她才接过孩子，解开怀来喂奶，一面走到门边，背贴着门，向我命令地说：“不许走！咱们谈判谈判！”

三、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

她对我，越看越不顺眼，而我也一样，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我也看不惯了！比方：发下了新制服，同样是灰布“列宁装”，旁的女同志们穿上了，就另一个样儿：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额前露出蓬松的散发，腰带一束，走起路来，两脚成一条直线，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我这些感觉，我也知道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不敢放到桌子面上去讲！但总之一句话：她使我越来越感觉过不去，甚至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地打发她走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

我想她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了！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我们分手以后，约摸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还是十分可爱的！我—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牙牙欲语的神气，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哪知道—见她，她却向我—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

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那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伶俐，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小娟来上工。—进门，指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是……”

小娟毕恭毕正地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哪知道我的妻，—听“太太！”两个字，就像是叫蝎子螫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大姐！”她说着就把小娟拉到炕上，和她并排坐下了。弄的那“老妈子房”的掌柜，先是奇怪，接着也笑了：“对对！叫张同志！‘太太’那名儿，嘿嘿！不时兴了！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曾经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后来共产党来了，她就参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为工作太忙，孩子照顾不了，所以请小娟来帮忙，这样，她对小娟说：“你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雇老妈子完全不一样……”。



小娟听得很高兴，不住嘴地说：“您说得真好！您说得真好！”

小娟这孩子，虽说是伶俐，可是记性并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逢这工夫，我的妻决不放松，一定及时纠正，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从小娟来了以后，我的妻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小娟找识字课本、找笔墨纸砚……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一天认五个字、写一张仿……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一本正经地念道：“穷人、要、翻身、团结、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小娟就跟着念：“穷、人、要、翻、身……”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看见“七星舞厅”门口围着一圈人。过去一看：只见有一个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一手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劈！劈！拍！拍！”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那小孩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猴头猴脑，两耳透明，直流口水……杀猪般地嚷着：“娘哎！娘哎！”嘴角的左右，挂下了两道紫血……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抄着手的、微弯着头的、口含着烟卷儿的……但是，都很坦然！

这情景，在我看来，也已经是很生疏的了！觉得很看不顺眼，正想问问，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

“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眨眼间，我突然发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是我的妻！这时候，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正像武侠